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景定建康志卷四十六

宋 周應合 撰

祠祀志三

寺院

保寧禪寺在城內飲虹橋南保寧坊內

考證吳大帝赤烏四年為西竺康僧舍建寺名建初
劉宋有鳳翔集北山因建鳳凰臺於寺側 宋更寺
名曰祇園齊更名曰白塔唐初復名曰建初開元更

名曰長慶南唐更名曰奉先國朝太平興國中賜額
曰保寧祥符六年增建經鐘樓觀音殿羅漢堂水陸
堂東西方丈莊嚴盛麗安衆五百又建靈光鳳凰凌
虛三亭照映山谷圍甃塼墻五百丈茂林脩竹松檜
藁蔚詔歲度五僧政和七年勅改神霄宮建炎元年
勅復舊額三年四月大駕幸江寧權以祠為行宮閏
七月如浙西其後命即府治脩為行宮而御座猶在
本寺歲久屋弊留守馬光祖重建殿宇及方丈觀音

殿水陸堂厨堂庫院移鐘樓冠青龍首增建廊屋橫

直一十八間作新建鳳凰臺記詳見鳳凰臺下

葉夢得輪

藏記維摩氏極天下之辯而反之于默其為法名之曰不二一去不二即一矣不言其一而言不二豈以一猶為有在者與道未始有二也既已有物不得不裂為二彼自為二而吾強欲一之必有廢其一以成其二者非道之全也要有非一而不二者存焉爾何特維摩氏為然孔子曰有鄙夫問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空空云者豈有物寔之者哉然猶意其墮于一也則叩之以兩端蓋維摩氏所謂不二法叩之兩端而知其所解則以吾之所知證彼之所知可一舉而盡矣之人也謂之鄙夫則可謂之君子則不可佛以無所言而為一切衆生無所不言以為有言不言是顛倒見以為無言不言是斷滅見孰能

辯其非一而不一者乎自漢永平為佛者始持其書入中國由晉宋歷唐至于今不絕梵語華言更相發明傳其學者又從而申衍之其說遂充滿天下輯而藏之皆設為峻宇高堂彫刻綵繪備衆寶以為飾竭衆巧以為工苟可以莊嚴者無不至梁普通復有異人為之轉輪以運之其致意深矣吾少時見四方為轉輪藏者無幾比年以來所在大都邑下至窮山深谷號為蘭若十而六七吹蠡伐鼓音聲相聞襁負金帛踵躡戶外可謂甚盛然未必皆達其言尊其教也施者假之以徼福造者因之以來利駿駸日遠其本建康府保寧寺常承平時于江左為名刹更兵火久廢今長老懷祖守其故址于煨燼之餘十有四年堂殿門廡追復其舊而一新之最後作轉輪藏余鎮建康時見其始經營後四年余歸石林祖以言來告曰藏成矣幸得記其本末祖蓋以正法眼傳其心者其為人潔而通精深而敏非徒以有為作佛事者也乃

為推其師之言合諸儒之說正佛之所以言以曉世俗之弊祖當益以是救之夫方無所言則維摩氏之默如大阿難等得道受記諸大弟子皆不任問疾及其無所不言則雖觀世音亦從聞所聞而入爾乃寺之興廢係其時人之施舍係其力有石必記故不書

正覺禪寺名鐵塔寺在城內西北治城後崗上

考證宋泰始中邦人捨地建精舍號延祚寺至唐有靈智禪師生無雙目號羅睺和尚經論文字悉能明了時人稱有天眼為建塔于寺內廣明中賜額梁侯景之亂王僧辯入討景使其黨宋長貴守延祚寺

何遜有登延祚寺閣詩 佛殿前有鐵塔二座鑄云
乾興元年造有鐘亦唐時所鑄有經幢鑄大吳金陵
府延祚院寺有井十一口內一口最大號為百丈泉
井欄上字乃保大元年所鑄 國朝熙寧中賜寺名
正覺塔名曰普照 王荊公嘗於寺西作書院有軒
名籜龍 建炎三年以法堂西偏為元懿太子攢宮

詳見攢宮

曾極劉克莊皆嘗題詩

曾極詩逝水無情去不回黃簾窳地隔風埃摩

掌鐵塔堪流涕此是君王思子臺 劉克莊詩細認苔間寺方知鑄塔時不因兵廢壞似有物扶持古殿人

開少深窗日上遲僧言
明受寺相對各攢眉

能仁禪寺在城內南廂嘉瑞坊

考證慶元年間游九言撰本寺佛殿記略云能仁寺
南接秦淮數百步按其地古青溪之漬也初名報恩
宋元嘉文帝為高祖初建唐會昌中廢偽吳太和六
年毗陵郡公徐景運復為其親造日報先南唐昇元
改興慈無鐫識可考獨據圖經所載然五代唐愍帝
應順甲午為吳之太和逆數會昌乙丑蓋已九十年

既曰廢矣中間誰所繼續乎院之老僧相傳僅記本朝之言院故在西門雙廟之東至道中有圓覺律師明者際遇太宗皇帝召見錫之御容及羅漢像以歸咸平間重賜院基田產更律為禪寵以聖製詩章詩見第四卷院復大顯至崇寧賜名承天政和七年改能仁今之寺基咸平所賜而遷也

蔣山太平興國禪寺去城一十五里

考證梁武帝天監十三年以定林寺前岡獨龍阜葬

誌公永定公主以湯沐之資造浮圖五級於其上十四年即塔前建開善寺今寺乃其地也唐乾符中改為寶公院南唐昇元中徐德裕重脩後主又改為開善道場國朝太平興國五年改賜今額慶厯二年葉公

清臣奏請為十方禪院

侍郎劉公岑蔣山大佛殿記云寶公道場始于梁武其女

號曰永定公主割捨私財創為精舍當時詞臣陸倕王均作為文章以紀其事我本朝大中祥符賜榜太平興國禪寺加封寶公道林真覺慶厯改元翰林學士葉清臣來守是邦以禪易律元豐主僧曰法泉者經營辛苦成大叢林焚于建炎復于紹興云大佛殿前又有大毗盧閣兩翼為行道閣屬之殿其餘堂廡

極其雄麗皆紹興以來所建淳熙十六年九月晦一
火而燼今累年營繕駸駸復盛矣寶公舊像父老相
傳以沉香為之初取歸京師陳軒金陵集載狄咸
游蔣山詩云旃檀歸象魏宰塔卧烟霞蓋謂此也本
朝太平興國七年舒氏柯萼遇老僧往萬歲山指古
松下掘之得石篆乃寶公記聖祚綿遠之文于是遣
使致謝謚曰寶公妙覺治平初更謚道林真覺大師
按建康寔錄開善寺有誌公履唐神龍初鄭克俊取
之以歸長安今洗鉢池尚在塔西二里法雲寺基方
池是也寺西有曰道光泉以僧道光穿斷得名曰宋
熙泉以近宋熙寺基之側有八功德水在寺東悟真
庵之後一云泉在寺北高峯絕頂寺東山巔有定心
石下臨峭壁寺西百餘步有白蓮庵庵前有白蓮池
乃策禪師退居之所寺後向東北有婁禪師之塔
題詠 李司徒建勲樓臺雖少景何深滿地青苔勝布
金松影晚留僧共坐水聲閒與客同尋清涼會

擬歸蓮社沉酒終須棄竹林長愛寄吟經案上石窗
秋霽向千岑因題道林雖向鍾峯數寺連就中奇勝
出其間不教幽樹妨閑地別著高窗向遠山蓮沼水
從雙澗入客堂僧自九華還無因得結香燈社空倚
王門玷玉班李中宿投林下寺中夜覺神清磬罷
僧初定山空月又生籠燈吐冷艷崑樹起寒聲待曉
紅塵裏依前冒遠程徐伯陽聊追鄴城友蹊步出
蘭宮法侶殊人世天花異俗中鳥聲不測處松吟未
覺風此時起愛網還復洗塵勞崔峒山殿秋雲裏
香煙出翠微客尋朝市去僧背夕陽歸下界千門見
前朝萬事非看心兼送目葭莢暮依依王荆公安
石登寶公塔倦童疲馬放鬆門自把長筇倚石根江
月轉空為白晝嶺雲分暝與黃昏鼠搖岑寂聲隨起
鷗矯荒寒影對翻當此不知誰坐客道人忘我我忘
言重登寶公塔空見方墳涌半霄難將生死問參寥
應身東返知何國瑞像西歸自本朝遺寺有門非輦

路故池無鉢但僧瓢獨龍下視皆陳迹追數齊梁亦
未遙碧玉璇螺恍隔霄冠山仙冢亦寥寥空餘華
構延風日無復靈蹤落市朝帳座追嚴多獻寶供盤
隨施有操瓢他方出沒還如此與物何心作邇遙
寶公塔院祠堂斯文寔有寄天豈偶生才一日鳳鳥去
千秋梁木摧烟留衰草恨風造暮林衣豈謂登臨處
飄然獨往來靜照禪師塔簡老已歸黃土陌洲師
今作白頭翁百憂三十餘年事陳迹山林草野中
寶公塔道林真骨葬青霄塔千秋未寂寥寶勢旁連
大江起尊形獨受衆山朝雲泉別寺分三徑香火幽
人祇一瓢我亦驚峯同聽法歲時歌嘔豈辭遙曾
極六帝園陵墮劫灰獨餘靈骨葬崔嵬行人指點雲
間鶴喚得齊梁一夢回馬野亭之純凌晨同作蔣
山游細雨輕絲霧不收謝得東風如有意旋教晴色
漸盈眸松陰十里青絃障石磴千層白玉樓
樓彌望寬平有如此故應常作帝王州

半山報寧禪寺在城東七里距鍾山亦七里王荆公安石故宅也

考證其地名白塘舊以地卑積水為患自荆公卜居乃鑿渠決水以通城河元豐七年安石病聞神廟遣國醫診視既愈乃請以宅為寺因賜額報寧禪寺寺後有謝公墩其西有土山曰培塿乃安石決渠積土之地由城東門至鍾山此半道也故今亦名半山寺寺中有寶禪師語錄序王旂撰米芾書陳軒金陵集

載荊公半山詩凡十五首

半山即事誰將石黛染春潮復撚黃金作柳條西庵

東溝從此好筍與追我莫辭遙雪乾雲淨見遙岑
南陌芳菲復可尋換得千顰為一笑春風吹柳萬黃
金南浦東岡二月時物華撩我有新詩舍風鴨綠
粼粼起弄日鶯黃裊裊垂水滿陂塘戲滿簾陂移
蔬果亦多收神林處處傳簫鼓共賽元豐第一秋
放歌扶杖出前林遙和豐年擊壤音曾侍玉階知帝
力曲中時有譽堯心隨意柴荆手自開沿岡度塹
復登臺小橋風露扁舟月迷鳥羈雌競往來露積
山禾百種收漁梁亦自富鰕鱖無羊說夢非真事豈
見元豐第二秋湖海元豐歲又登旅生猶足暗溝
塍家家露積如山壠黃髮咨嗟見未曾豚糲雞塹
巷鷺間暮林搖落獻南山豐年處處人家好隨意飄
然得往還秋雲放雨靜山林萬壑奔湍共一音欲
記荒寒無善畫賴傳悲壯有能琴半山歲晚即事

日審畏前境洞明欣故園那知飯不餽所喜菊猶存
亦有林生好但無車馬喧誰為吾侍者稚子候柴門
長者一牀室先生三徑園非無飯滿鉢亦有酒盈
樽不起華邊坐常開柳際門謾知談寔相欲辯已忘
言半山春晚即事春風取花去遺我以清陰翳
陂路靜交交園屋深床敷每小息扶腰或幽尋惟有
北山鳥經過遺好音楊誠齋萬里題半山寺霜松
雪竹老重尋南蕩東陂水自深鳳去宅存誰與住不
如作寺免傷心老無稚子為磨門病有毗耶伴此
身相府梵宮均是幻却須捨宅作離塵日邊賜額
寺名新雞犬相迎舊主人見說小兒齊拍手半山寺
主裴頭中楊鵲山元亭題半山寺蹇驢挾策一蒼
頭罷相歸來隱寂寥看到半山三不足依然野水漫
青苗羅北谷題半山寺道德文章一世師只傷學
術欠通時不思翻動熙寧禍却欲重修作福基

清涼廣惠禪寺在石頭城去城一里

考證偽吳順義中徐溫建為興教寺南唐昇元初改為石城清涼大道場國朝太平興國五年閏三月改

今額 舊傳此寺嘗為李氏避暑宮寺中有德慶堂

今法堂前舊基是也後主嘗留宿寺中

詩有未能歸去宿龍宮之

句 德慶堂名乃後主親書祭悟空禪師文乃後主自

為之碑刻今並存東坡嘗捨彌陀畫像於寺中

詩云問禪

不契前三語施

佛空留丈六身

寺有大鐘乃偽唐後主所鑄

類說載江

南李氏時有一民死而復蘇云至冥司見先主被五木甚嚴民大駭曰主何至此耶主曰吾為宋齊立所誤殺和州降者千餘人汝歸謂嗣君凡寺觀鳴大鐘吾受苦則暫休或能為吾造一鐘尤善後主造鐘于清涼寺鑄云追薦烈祖

孝高皇帝脫幽出苦

寺有白雲庵

見王荆公詩

翠微

亭不受暑亭鄭介公書堂

詳見亭堂

聖宋書畫錄云舊

有董羽畫龍李昱八分書李霄遠草書時人目為三

絕

王荆公故人不惜馬廐墮許我年年一度來野館蕭條無準擬與君對植浪山梅

蘇東坡贈清涼

長老代北初辭沒馬塵江南來見卧雲人問禪不契前三語施佛空留丈六身老去山林徒夢想雨餘鐘鼓更清新會須一洗黃茆瘴未用深藏白氎巾又贈清涼長老過淮入洛地多塵舉扇西風欲汚人但

怪雲山不改色豈知江月解分身安心有道年顏少
遇物無情句法新送我長蘆舟一葉笑看雪浪滿衣
中楊次公題君勿愛清涼清涼如火如沸湯君勿
惡炎熱炎熱如冰如積雪勿愛亦可惡未是逍遙處
君不見海會山前一條路一車來一車去今在轉轅
向月作落花時節雨初晴黃鶯枝上分明語曾極
李主避暑處至今多竹鴉鞞響斷苑牆東敲戛推間
風玉聲三百年間陵谷變寒潮不到石頭城秋月
春花迹未陳袞龍魯繞夢中身夷門金鼓從天落驚
起床頭鼻鼻人溫逌筠黃花紅樹謝芳蹊宮殿參
差黛嬾西詩閣曉窗藏雪嶺畫堂秋水接藍溪松飄
晚吹概金鐸竹蔭寒苔上石梯妙跡寄名竟何往下
方烟暝草萋萋張祐山勢抱烟光重門突岼傍連
簷金僧閣半壁石龕廊碧極叢高頂清池占下方徒
悲宦遊意盡日老僧房馬野亭出郭無多遠登山
有特高舊遊曾到處此地足稱豪日月真雙轂闕河

等一毫松篁知我意故與北風鏖 舊時月過女牆
頭風雨摧頽廢不修地 老天荒無處問松聲谷響替
人愁 祥刑使者來何暮 弔古詩篇清更幽 收拾江山
入懷袖 却歸講序進鴻疇 劉後村塔廟當年甲一
方 千層金碧萬緇郎 開山佛已成胡鬼 住院僧猶說
李王 遺像有塵龕壞壁斷碑無 首立斜陽惟應駐馬
坡 頭月曾見金輿夜納涼 王潛齋五馬南浮一化
龍 山川萬古勢增雄 誰知佛祖安禪地 曾是君王避
暑宮 古磴松篁秋意足 空江煙水夜潮通 介翁祠宇
依然在 儘有廉頑立懦風 羅北谷清涼世界竹如
雲 舊日君王愛此君 時代改遷龍變化 荒山啼鳥不
堪聞 閩 赫日纔升靺鞨紅 江南百舌覆盆中
齋餘茗碗聽僧話 身在當年避暑宮

天禧寺即古長干寺在城南門外

考證梁天監元年立大同元年幸長干寺阿育王塔
出佛爪髮舍利又幸寺設無遮會大赦丹陽記大長
干寺道西有張子布宅在淮水南對瓦官寺長干是
秣陵縣東里巷名江東謂山隴之間曰干建康南五
里有山岡其間平地庶民雜居有大長干小長干東
長干並是地名小長干在瓦官寺南巷西頭出大江
梁初起長干寺按塔記在秣陵縣東今天禧寺乃大
長干也 皇朝開寶中曹彬下江南先登長干北望

金陵即此地

天禧二年改為天禧寺政和六年建

法堂

李公之儀端叔天禧寺新建法堂記云天禧寺者乃長干道場糞釋迦真身舍利祥符中建塔

賜號聖感舍利寶塔至天聖中又賜今額按梁書大同三年高祖改造阿育王塔出舊塔下舍利及爪髮青紺色衆僧以手伸之隨手長短放之則屈為蟲形始吳時有尼居其地為小精舍孫緝尋毀除之塔亦同泯吳平之後諸道人復于舊處建立焉中宗渡江更脩飾之至簡文咸安中使沙門安法師程造小塔未及成而亡弟子僧顯繼而脩之至孝武大元九年上金相輪及承露其後西河離石縣有胡人劉薩何遇疾暴亡而心下猶暖未敢便殯經七日更蘇說云有兩吏見錄至十八地獄隨報重輕受諸苦毒見觀世音語云汝緣未盡若得活可作沙門洛下齊城升陽會稽並有阿育王塔可往禮拜則不復墮地獄

因此出家游行禮塔次至丹陽未知塔處乃登越城望見長千里有異氣色因就禮拜果是阿育王塔所放光明由是定知有舍利乃集衆掘之入一丈得三石碑內一碑有鐵函函中有銀函銀函中有金函盛三舍利及爪髮各一枚長數尺即遷舍利近北對簡丈所造塔造一層塔十六年沙門僧尚者為三層即高祖所開者也蘇魏公頌長干寺詩注云晉時有沙門惠達至金陵長干獲古佛塔因于其地建佛剎即劉薩何也至南唐時廢寺為營廬久之舍利數表見感應祥符中僧可政狀其跡并感應舍利狀進有詔復為寺即其表見之地建塔賜號聖感舍利寶塔白塔在寺東即龔唐三藏大徧覺立獎大法師頂骨之所金陵僧可政端拱元年得于長安終南山紫閣寺俗呼為白塔事具塔記元符二年知府事召公升卿請于朝改為十方住持揚次公長干聖感塔詩云釋迦八萬四千塔一在江南古道場無礙展開

青紺髮最初分得白毫光
陳軒金陵集載槐京登
長干塔詩云江南管當幸事畢盡憑廟筭非臣事眷
言此地本軍壘乞與招提
安佛子蓋敘國初事也
寺有阿育王塔天禧中賜

名聖感有塔記題詠尤多

朱存宰塔凝然鎮梵宮舉
頭層級在雲中金棺舍利

藏何處鐸遠危簷聲撼風
蘇魏公次韻遊長干寺
寺接郡東南僧常為我談
初因晉大士來獲古靈龕
歷世名空在重興德乃堪
先朝賜新額此地建精藍
億載扶皇統生民息戰
刃仍存故里龍復止深潭
九級唯塗甃千梁盡架楠
亭臺各軒豁巖谷更空豁
殿角芝成玉松梢露墜甘
穴棲多禮龕池怪集神虬
可愛臨岡曲何人結草庵
欲來尋隱逸誰與共歡酣
念往須勤到登高已舊諳
低頭小城市舉目遍村嵐
靜境繇茲達塵容却自慚
常思真趣嚮可抑俗饕餮
宇宙閒懷適江山極望涵
相邀幸多暇命駕試追參

又次韻登長干寺塔
嚴佛宇直上脩天關
登陟緣梯險淹留布坐
慳亦塗附櫺檻過朱殷
白日分明到青雲咫尺
攀龍澤斜影落鳥翼怯
飛還基構從吳晉聲名
動猶螢燈燃時照耀梵
唱每循環往事稠重問
前期指顧間誰知息心
處香火老僧閒王荆公
梵館清閒側布金小塘
回曲翠烟深柳條不動
千絲直荷葉相歌萬蓋
陰漠漠岑雲相上下翻
翻沙鳥自浮沉羈人樂
此忘歸去忍向西風學
越吟曾極十丈祥光起
相輪鐵浮屠鎮法王墳
只愁西域神僧至夜捧
長干刹入雲周大璞雲
杪煢煢一塔燈覺皇舍
利寶烟凝山門推上三
更月似照前朝禮拜僧
馬野亭兩山回處是為
干有塔亭亭高似山不
但莊嚴增梵刹可能形
勝助城闕燈明星斗挂
林木鈴動天風吹珮環
陌上行人遙見此有時
東往又西還闕帝王萬
世餘磐石官派五家多
旋過獨立城南經六代
問君心事

竟如
何

鹿苑寺舊名法光寺即梁蕭帝寺也在今城東南隅

考證元屯田絳嘗為記

金陵王氣三百年聲明文物與時隆替中間惟蕭梁折節

以佞佛故佛之廟貌充斥江表都城興維直淮上所
有精舍馬紫峯綵榦反宇欲翔盤高孕虛含吐萬景
望之輝然如脩虹亘霄丹碧煥發殿有聖像即山而
成追琢之功極其精妙案輿地志不知從昔之名但
後人以帝氏目之黃旗運歇勢勝故在閨唐據因
其迹而增華易榜法光標為勝概聖朝混一書軌以
三代文教蕭勾宇內四聖累洽浸厚福于生民梵剎
禪林容仍舊物而茲寺垂他瘁焉不支已卯春寺僧
募大姓杜德明出楮金五十萬程工就其地起高廣
殿水禁不移芟榛有嚴光輝復還風物異態入粉繪

釋迦丈相即山塑十六天尊者生生之衆稱是該備其秋告成乃作鐘唄蒲殮以落之道俗和會園視作適清溪之水木鍾阜之雲物來入軒祀相為澄曠都人詫焉有修其狀而至者會同閑趙郎李君從事海瀕謂余有一日之雅授簡不腆且曰欲以新志累子追惟勝冠筮仕彼都與故濮陽吳嗣復昌卿並遊其塋霑醉撫翰刻名楹間晦明颯馳蓋四十八甲子老龍死矣靈光歸然齋咨舊遊恍若夢覺今之辱請可沒其燬乎月而日之庶以傳寺有子隱堂即周處築久康定二年三月八日記

臺讀書處也

詳見臺觀

佛殿前有郝氏窟舊傳梁武帝郝

后化蟒事頗迂怪不錄

崇勝戒壇院即古瓦官寺又為昇元寺在城西南隅

考證晉哀帝興寧二年詔移陶官於淮水北遂以南

岍窑地施僧慧力造瓦官寺

舊志曰瓦棺者非也蓋據俗說云瓦棺寺之名

起自西晉時長沙城隅忽陸地生青蓮兩朵民以聞官掘得一瓦棺見一僧形貌儼然其花從舌根生父老云昔有一僧不說姓名平生誦法華經萬餘部臨死遺言曰以瓦棺葬之遂以寺名為瓦棺而本于此其說頗涉怪誕縱果有此事亦在長沙于此無與也

不知陶官之為瓦官而易官為棺殆傳會而為之說耳

淳熙中韓元吉嘗為記每歲度僧於此受戒

嚴因崇報禪寺即景德棲霞寺在今城東北之攝山去

城四十五里

考證齊永平七年明僧紹捨宅為寺見江總持碑

明僧

紹宋太始中遊此山刊木結茅二十餘年遂舍為寺

寺有舍利塔乃隋文帝

葬舍利處

唐高祖改為功德寺增治梵宇四十九

所樓閣延袤殿宇鱗次高宗御製明隱君碑改為隱

居棲霞寺御書寺額有碑尚存字不可辨武宗會昌

中廢宣宗大中五年重建

南唐高越林仁肇建塔

徐鉉書額曰妙因寺

國朝太平興國五年改為普

雲寺景德五年又改為栖霞禪寺元祐八年六月改

賜今額為參政簡翼張公璟功德寺 左有千佛嶺

後有天開巖碧鮮亭白雲庵迎賢石醒石中峰澗石

房白雲泉亦名品外泉寺前有明僧紹高越墓寺中

石碑及時賢題詠頗多

山中南谷昔有天台正觀寺高僧法曠嘗于寺紫溢峯下

建般若堂演大論有虎穴寺在山中峯齊王融有游虎穴寺詩 宋景文初難蹠集云南齊棲霞寺大明

法師好談論手執松枝為談梧隋文帝仁壽二年送到舍利天下凡八十一州官為造塔蔣州棲霞其一

也 唐則天建舍利塔于青龍山之巔唐末焚毀寺有金銀銅像皆記畧云維大唐景龍二年四月八

日洛州大福光寺前棲霞寺在北丘曇一于潤州江寧縣明隱君經坊內鑄瀉金銀銅釋迦像三軀奉為

高宗皇天大帝則天大聖皇后應天神龍皇帝云
又有石像在千佛嶺棲霞詩注云明隱君與度法師
請無量壽經西峯石壁中夜發光光中現無量壽佛
自爾捨家財鑿岩造大像坐高五丈觀音勢智立像
高三丈五寸南齊大帝造石佛千尊所謂千佛嶺
周繇棲霞寺贈月公明家不要買山錢施作清池
種白蓮松檜老依雲外地樓臺深鎖洞中天風經絕
頂迴踈雨石倚危屏挂落泉欲結茅庵伴師住肯饒
多少薜蘿烟劉長卿東峯尋南齊明徵君故居山
人今不見山鳥自相從長嘯辭明主終身卧此峯泉
源通石徑砌戶掩塵容古墓依寒草前朝寄老松風
雲生斷壁萬壑遍踈鍾惆悵空歸去猶疑林下逢
李頻居與鳥巢鄰日將巢鳥親多生從此性久集得
無身樹老風終夜山寒雪見春不知諸祖後傳印與
何人摧德與清論月輪低閑吟茗花熟又岩花點
寒岫石磴掃春雲張暈躋險入幽林翠微含竹殿

李紳鳥噪啄秋果翠深銜素魚李司徒建勳養
花天氣近平分瘦馬來敲白下門晴色未開山意遠
春容猶淡月華昏琅邪冷落存遺跡籬落稀疎帶舊
村此地幾經人聚散只今王謝獨名存知府事王
隨翠嶽聳層雲珎祠古迹存獲登千佛巔仰荷九天
恩塔影凌虛閣鐘聲度遠村僧言前太守罕有到松
門虛窗殘燭明欹枕旅懷清永夜起松籟滿山疑
雨聲吟餘閑景象道勝小榮名鐘鼎星河曙悠悠
旆旌揚虞部備一炷香銷百和焚有時鐘磬梵天
聞上方結草如高枕不獨棲霞可卧雲王荆公安
石遊棲霞庵約平甫至渺渺林間路蕭蕭物外僧高
陰涼易入閒貌老難增官事真傷錦君恩更飲冰求
田此山下終欲忤陳登知府染清臣僊峯多靈草
近在東北維僧紹昔捨宅摠持嘗作碑風高一緬邈
廢宇亦陵遲清泉漱白石霏霧蒙紫芝松蘿日蕭寂
猿鳥自追隨遊人少或詣隱者誰與期支郎篤清尚

千里孤雲飛覽古玩青簡尋幽窮翠微顧子荷戟守
出宿簡書違憑師訪陳迹滕作雪山詩谷俛子關
去郭六十里閒遊避世譚不將仙鶴伴還用白牛
車草木隱君宅香燈占佛家幾多吟景致無限筆光
華泉想尋新眼茶應發嫩芽遙知碧岩上舉寺拂烟
霞闕山川四絕自來誇茅屋荆扉三數家須
有高人繼肥遁莫疑僧室擅棲霞知府趙師龍尋
幽訪古到岩前仰視雲霞接梵天六代興王那復在
千身化佛尚依然老松欲作蒼龍去怪石常如猛虎
眠已覺塵勞變清淨何當築室向危巔上元趙知
縣伯晟棲霞境界何清壯嶽立五峯如列障三徵不
復見高人千刻尚能瞻寶相摩空老木韻秋聲雲屋
天岩滿意行夜闌風定月
將午門外呦呦聞鹿鳴

隆報寶乘禪寺即舊草堂寺在上元縣鍾山鄉去城十

一里

考證齊周顒隱居之所後顒出仕孔稚圭作北山移文假草堂之靈以譏之高僧傳云時有釋慧約姓婁少達妙理顒素所欽服廼於鍾山舊館造草堂寺以居之今寺左乃婁約置臺講經文之地寺後即顒舊居也唐會昌中寺廢國朝復建治平中賜額寶乘紹興三十二年六月改賜今額

王荆公安石與道源遊西庵遂至草堂寶乘寺

桑楊已零落藻荇亦銷沉園宅在人境歲時傷我心
強穿西埭路共望北山岑欲見道人語跨鞍聊一尋

親朋會合少時序感傷多勝踐聊為樂清談可常
歌微風澹水竹靜日暖烟蘿興極猶難盡當如薄暮
何草堂寺烏石岡遙繚繞山柴荆細徑水雲間秋
花嚼蘂長來往只有春風似我閑遊草堂寺次韻
三首垣屋荒葛藟野殿冷檀沉鶴有思顯意鷹無戀
遁心禪房開深竹齋鉢度遙岑寂寞黃塵裏金身倚
一鉢僧殘尚食少佛古但泥多寒守三衣法飢傳
一鉢歌寬閒每進竹危朽漫牽蘿怡悵進前柏西來
意若何野寺真蘭若山僧老病多疎鐘挾谷響悲
梵入樵歌水映茅簷竹雲埋蕙女蘿拂塵書所見因
得擬陰何對藁與道源至草堂寺北風吹人不可
出清坐且可與君暮明朝投局日未晚從此亦復不
吟詩草堂一山主一公持一鉢想復度遙岑地瘦
無黃犢春來草更深草堂懷古周顒宅作阿蘭若
婁約身歸窳堵波蕙帳銅瓶
皆夢事翛然陳迹翳松蘿

同泰寺案輿地志在北掖門外路西南與臺城隔路

考證寔錄梁武帝大通元年勅此寺寺在宮後別開
一門名大通對寺南門造大佛閣七層大同十年震
火所焚略盡即更造未就而侯景亂南唐改為淨居
寺尋又改圓寂寺其半為法寶寺又輿地志法寶圓

寂寺即古同泰寺基舊址

梁大通元年初創同泰寺開大通門以對寺之南門

取反語以協同泰自是晨夕誦義多由此門寺即吳
之後苑晉廷尉之地遷于六門外以其地為寺龔
頴運歷圖云大同元年幸同泰寺鑄十方銀像二年
幸同泰寺鑄十方金像南史上年幸同泰寺設四部

無遮大會上釋御服持法衣行清淨大捨以便房為
省素牀瓦器乘小車私人執役升講堂法座為四部
大衆開涅槃經題羣臣以錢億萬祈白三寶奉贖皇
帝菩薩衆僧默許百辟詣寺東門奉表請還宸極三
請乃許上三答書
前後並稱頃首 六朝事迹云梁武帝起同泰寺在

臺城內窮竭帑藏造大佛閣七層為天火所焚梁帝
捨身施財以祈佛福自大通以後無年不幸同泰寺

設四部無遮大會俄而侯景兵起限城遂以虛器進

膳自庚辰至丙戌七日不食而崩

曾極詩菩薩閣齊
涕泗揮大通基址

昔人非此身終屬侯丞相離辦金錢贖帝歸 楊虞
部備詩佛事莊嚴國力疲照天金碧倚欄危沉檀爐

上烟雲合恰似
當年煨燼時

寺今廢其半為法寶寺

法寶寺亦曰臺城院乃梁同泰寺基之半也今在行宮
北精銳軍寨內

考證梁武帝大通元年創同泰寺

詳見前寺

偽吳順義

二年以同泰寺之半置為臺城十福院本朝改賜今
額寺前有醜石四各高大餘俗呼為三品石政和
中取歸京師或謂之闕石寺前牆外有井耆老相
傳為陳時臙脂井叔寶與張麗華墜而復出之所也

寺基最闊淳祐七年創置精銳軍同泰寺舊基皆為

寨屋及蔬圃今井在寨內

今精銳軍寨在都統制司之後都統制司在行宮城

之後法寶寺在精銳軍寨之後蓋都統制司地基及精銳軍寨基皆梁陳宮掖舊址也故景陽臺基及臨春結綺望仙三閣故址與胭脂井皆在精銳軍寨內法寶寺老僧猶能記其祖師之言謂今行宮城後門乃梁陳宮城前門今法寶寺門牆外即梁大通門也

湘宮寺舊在青溪橋北今徙置清化市北本宋明帝故宅改為寺費極奢侈虞愿曰陛下起此寺皆是百姓賣兒貼婦錢佛若有知當悲泣哀愍帝怒使人曳愿下殿

曾極詩數椽敗屋湘宮寺虞愿忠規正凜
然十級浮屠那復有虛拋貼婦賣兒錢

景德寺在城內嘉瑞坊舊崇孝寺也偽吳置國朝景德
中改今額建炎初其地為太廟徙城隍廟於旁今廟側
小巷中有僧舍數間仍用寺額

壽寧禪院在江寧縣治南國朝開寶七年徙入城中蓋
參政張公洎南唐賜第也捨宅為寺併城北廣孝寺入

焉淳化五年改今額

其孫諤云建康志謂昔為愛敬寺者非也家集有公謝表證焉舊有

瓊花一在內翰張公懷材自維揚手植于此郭祥正詩一種瓊花內相栽年年排壘待春來 吳思道詩壽

寧閣鎖翰林春月明
空照瓊花影今不存

證聖寺在行宮後南唐保大中水平和尚居此寺故里
俗至今呼為水平寺寺東有溝迤邐西北接運瀆今湮

塞僅存遺跡

王荊公詩云證聖南朝寺三年到
百迴不知墻下路今有幾何開

寶戒寺今在轉運衙西本毗羅寺南唐改真際寺國
朝開寶二年改今額

法濟寺今在上元縣治東北

封崇寺今在斗門橋北圖經舊報慈解院也

治平寺今在江寧縣治西南

大悲寺今在炳靈公廟昔崇勝寺子院也

秀降院舊在城北國朝開寶八年廢太平興國五年重建尋又廢紹興中移于鳳臺山西

興嚴寺舊在竹格渡之北本謝尚宅也亦號塔寺永和四年名莊嚴寺宋大明中改為謝鎮西寺陳宣帝改名興嚴寺國朝紹興中徙今真武廟北

龍光寺在城北覆舟山下宋元嘉二年號青園寺

高僧傳云

西竺道生後還上都青園寺是惠恭皇后褚氏所立
本種青處因以為名其年雷震青園寺佛殿龍升于天
光影西壁因改龍光 本朝嘉祐三年佛殿記云宋元
嘉五年有黑龍見覆舟山之陽帝捨果園東建青園寺
西置龍王殿今治汴見存至會昌年廢咸通一年重
興勅賜龍光院額舊志以為在龍光門外者非也

定林寺有二上定林寺舊在蔣山應潮井後宋元嘉十

六年禪僧竺法秀造在下定林寺之西乾道間僧善鑑

請其額於方山重建下定林寺在蔣山寶公塔西北宋

元嘉元年置後廢今為定林庵王安石舊讀書處

王公
安石

詩衆木凜交覆孤泉靜橫分楚老一枝筇于此傲人羣
城市少美蔬想今困悵焚且晁東北風持寄嶺頭雲

定林自有主我為林下客客主各有心還能共岑寂
窮谷經春不識花新松老柏自欹斜慙慙更上山頭望
白下城中有幾家定林脩木老參天橫貫東南一道
泉六月杖藜尋石路午陰多處弄潺湲漱甘涼病齒
坐曠息煩襟因脫水邊屨就敷牀工衾但留雲對宿仍
值月相尋真樂非無寄悲蟲亦好音僧修定林路成
獨龍新路得平岡始免遊人屐齒妨更有主林身半現
與公隨轉作陰涼定林所居屋繞灣溪竹繞山溪山
却在白雲間臨溪放杖依山坐溪鳥山花共我閒題
定林壁懷李叔時雲與洞明出風隨禦寇還燎爐無伏
火蕙帳冷空山書定林院牕二首竹雞呼我出華胥
起滅篝燈擁燎爐試問道人何所夢但言渾忘不言無
道人今輟講卷祴寄松蘿夢說波羅蜜當如習氣何
自白門歸望定林有寄塞驅愁石路余亦倦躋攀不
見道人久忽然芳歲殘朝隨雲暫出暮與鳥爭還杳杳
青松壁知公在兩間與徐仲元自讀書臺過定林橫

絕潺湲度深尋聲確行百年同逆旅一壑我平生楊
公萬里詩鍾山已過萬山深更過鍾山入定林穿盡松
杉行盡處一庵猶隔白雲岑一箇青童一蹇驢幾年
來去定林居經綸狂被周官誤罷相歸來始讀書半
破僧庵半補籬舊題無復壁間詩祇餘手植雙桐在此
外仍兼洗硯池踏月敲門訪病夫問來誰是雪堂蘇
不知把燭高談許曾舉烏臺詩帳無羅公必元詩罷
相歸來再讀書定林庵內守清虛少年錯解周官處悔
殺當朝是誤渠劉公揆詩聯鑣小憩定林庵祇欠携
壺太子巖禪律兵机非二致山僧笑我飽曾參周公
燭詩定巖坐聽松聲好德水行穿竹影斜無限世間幽
絕處天公分付與僧家家之興五絕山人當日濟時
艱要把唐虞作樣看奏罷簫韶無鳳至空教猿鶴怨盟
寒功名良苦賦歸歟兩鬢霜花百念枯鍾鼎樓臺渾一
夢數間茅屋亦浮屠十載浮雲幾變更歸來鍾阜碧嶙
峋早知山色無今古只與青山作主人六籍工夫四海

名太平底事竟沈沈裕陵一去何年再長使時賢淚滿
襟老屋三間山徑幽中藏無限古今愁新詩吟罷春雲
合塔裏金
仙笑點頭

宋興寺一名興教院今在南門外寺基即劉裕故居

李建

勲遊宋興寺東岩詩幾年不到東岩下舊住僧亡屋亦
無寒日蕭條何物在朽杉經燒石也枯
曾極詩晉至
昌明祚已終識文猶有兩昏童桓
玄倫得宮中寶却屬新洲伐荻翁

高座寺一名永寧寺在城南門外甘露寺嘗有雲光法

師講法華經于寺天花散落今講經臺遺址猶存或云

晉朝法師竺道生所居因號高座寺

記畧云考圖志此
山得名于晉永嘉

中名甘露寺尸黎密多羅為王茂弘所敬故留竺生法
師繼號所居為高座梁邦寶公主之與五百年大士俱
有靈光師座山顛說妙法天花墜焉今號雨花臺則故
僕盧給事中名襄字贊元者所命也寺易今名且百年
矣故藏古今詩刻皆廢可考者唐李翰林本朝呂侍講
王中父三篇而已吾師遺言必求紀于晉父捨公而誰
宜余雖病勉強捉筆惟此父子能苦行自立于瓦礫場
中作大佛事無毫髮擾可稱也哉可稱也哉乾道三年
閏七月望微猷閣直學士左朝散大夫吳興郡開國侯
食邑一千戶賜紫金魚袋致仕劉岑記并書左朝奉郎
充荆湖南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賜紫金魚袋張孝
祥篆額 魯極詩石子岡前高座寺犢車魯向北徘徊
清談未解傾人國
更引胡僧渡海來

殊勝寺在城南門外本宋福興寺偽唐後主莫照禪師

於此因名塔院

吉祥寺在城南二里餘國朝治平二年賜額舊在城隍廟東後以寺基為太廟徙置於此

百福院在城南五里本梁解脫院今為樞密王公綸功德寺

均慶院在城南門外舊在金陵坊晉天寶寺唐開元十年改為天保寺國朝開寶八年毀太平興國五年就修真觀基重置紹興初移其額於雨花臺後壞於火因遷

於臺之下今止有古塔一座即無殿舍屋宇塔前鑄宋故三藏特賜寶覺圓通法濟禪師道公之塔一十八字後有宋故三藏法師道公塔銘

佛窟寺一名崇教寺在牛頭山去城三十里舊傳牛頭山下有辟支佛窟宋大明中移郊壇於山之東峰執事者導從事餘人游西峰石窟見一僧趺坐執事者問之忽無所有但遺錫杖香爐餅盃而已梁天監二年司空徐度造寺因名佛窟寺唐大厯九年代宗因感夢勅脩

寺之東西峰頂七層浮圖國朝太平興國二年賜今額

楊虞部備詩曩事何人為證盟白雲深鎖翠微坑已聞
過去辟支佛未見當年彌勒生馬野亭之純詩牛頭
山上有深隈佛窟何人向此開過去辟支還示見分明
彌勒又生來刀如散盡鋒何在形若銷亡氣莫回死復
受形明不滅有
無真妄使人猜

景定建康志卷四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景定建康志卷四十七

宋 周應合 撰

古今人表傳序

崇厚風俗表章人材此南軒先生脩志之訓也建康牧
守既表於志之前矣若古今名德生於此居於此職於
此墓於此祠於此封於此者皆不容泯也因思漢史有
古今人表潤志有耆舊寓公傳乃倣斯例表其人於志
之後復傳其事於表之後傳凡十一曰正學二曰孝悌

三曰節義四曰忠勲五曰直臣六曰治行七曰耆舊八曰隱德九曰儒雅十曰貞女表以迹而傳以品有表而不必傳者有傳而不必表者有表傳所不及者見之拾遺皆以寓崇厚表章之意云

古今人表

已入表志題
名者不復錄

周

生於此居於此

職於此

墓於此

祠於此封於此

范蠡越上
將軍築越

左伯桃漂
水縣南

羊左廟哀
伯桃

貞義女
羊角哀

吳	東 漢	西 漢
陶璜 朱治	史顯崇子 史茅顯子 史洽茅子 史澤洽子 史鉉澤子 史嵩崇裔	
西 是儀 臺城	嚴光結廬 漂水 史崇世居 許光居白 陵尉	
	潘乾為漂 陽長 蔣子文秣	
南 萬或漂陽	史崇漂陽 許光句容 文	甄邯後湖 側
是尚書儀 張婁侯昭	史祖廟崇 蔣帝廟子 至澤世為	
潘張漂陽 侯	史氏自崇 漂陽侯 陶譙漂陽 侯	劉敢丹陽 侯 劉纓秣林 侯 劉欽漂陽 侯 劉畢漂陽 侯

晉		朱然治子張昭長干 朱績然子北	甘寧直瀆周將軍瑜	張昭由奉
紀瞻 薛魚 張闓 許邁 陶回 王諒 樂道融 甘卓 許穆 葛洪	王導 謝安 紀瞻 並烏衣巷 並鑒青溪 工 謝尚興嚴 寺 謝萬長樂 橋東	陸機秦淮 側	山 葛玄句容 西南	侯 韓當石城
劉超句容 令 顧昌魯勝 並建康令 謝葛恢臨 沂令 王舒溧陽 令 阮裕溧陽	山簡覆舟 山之陰 王祥城西 梅將軍頤 王導謝安 劉琨祖逖 顧榮賀循 紀瞻鄧攸 卡壺治城 岡 謝安梅頤 謝安梅頤 卡壺治城 紀瞻句容 周訪應詹 戴淵周顗 顧含靖安			侯 芮玄溧陽
侯 戴淵秣陵 王俊永世				

宋

史萬壽
史爽
史光
史憲
史雅

王僧虔馬
龔卷
謝玄土山
下
吳隱之城
東
許穆雷平
山

雷次宗鍾
山西廡

鮑照秣陵

謝濤建康

雷徵君次

宗

陶潛鎮軍
參軍
素瓌丹陽
令

史萬壽史
史爽
史光
史憲
史雅
呂馬
游呂負馬
訓並漂陽

壺都鑒陶
侃溫嶠使
亮劉超鍾
雅桓彝陸
曄孔愉孔
坦何充蔡

謨顏含孫
綽王羲之
王述王彪
之王坦之
桓冲謝石
謝玄陶潛
並附元帝
廟

齊	
諸葛穎 劉係宗 陶弘景	
周顒鍾山 西巖 劉歊檀橋 蕭坦之府 城東 陶弘景茅 山	周續之鍾 山 檀道濟青 溪北 何尚之南 潤寺側 謝幾卿白 楊之石井 令
褚球梁陽 令 王擒王沈 並秣陵令 劉元明劉 係宗賀道 方鍾玩蕭	顧憲之劉 秀之張永 陸徽江秉 之沈浚並 建康令 鄭襲江乘 令 臧燾臨沂 令
	謝惠連上 元縣
劉貞簡城 陶侍讀弘 景	

梁

紀少瑜
陶子鑄
陶季直
丁咸序
張松

朱吳
沈約
伏曼容
伏挺
范雲
淳于量
慮郢
並居建康
馬樞茅山
周部方山
江總青溪
駱文牙土
山
扈謙上元

懷蕭湛並
建康令
樂法才傅
翽謝挺孔
與並建康
令
孟智臨沂
令
劉沼司馬
中並秣陵
蕭引張雉
才阮翽並
建康令

葛玄句容
陶弘景句
容雷平山
周弘正
縣
王僧辯方
山下

昭明太子統

杜龕漂陽
侯

唐			
許叔牙	張常浦	崔芋	劉鄴
史務滋	史定	許淹	
縣	孫瑒	青溪	明仲璋
沂令	王通	竇叔	向白
陸該	岑仲	休並	李寂
鄭彥	並深	柳均	楊於陵
容簿	宋鄰	並深	陽尉
王昌齡	江	寧令	
顏尚書	來	卿	王史
顏尚書	真	王史	務滋
杜伏威	吳	陽縣子	

唐南

國朝

潘溫之
錢時敏
李朝正
錢周材
史思賢
刁衍
邵必
陳克
李華
錢戩
潘琪

李建勲鍾
山陽簿
孫歲鳳臺
山容尉
徐鉉攝山
閻彥昭
呂宣問
並居深陽
王安石半
山寺
蔡寬夫在
今貢院
劉岑深陽
陳巳竹街
汪膠汪瀛
並宣橋

康仁傑漂
張知白句
曹彬昇州
行營統帥
李及昇州
觀察推官
程顯上元
主簿
虞允文督
府參謀
張拭督府
機宜
馬之純運
崇祖洽宣

楊邦入南
門外
王安石半
山寺後
張環長寧
鄉
管元善下
蜀鎮
楊宗閔鍾
山鄉
詠

李司徒建
潘內史佑
楊忠襄邦
入
姚察使興
曹武思王
彬
周元公敦
頤
程純公顯
程正公頤
張忠定公

錢時敏漂
陽伯
李朝正漂
陽男

吳榮勝

洪遜

朱舜庸

管

義鄉

錢周材燕

李恭惠公

山

包孝肅公

王德鍾山

極

李邈青龍

范忠宣公

山

純仁

王瑋鍾山

楊文靖公

鄉

時

盛新武岡

鄭介公俠

山

李文定公

錢端脩深

廸

陽南

傅獻簡公

張保鳳臺

堯俞

鄉

馬忠肅公

趙彥金陵

亮

鄉

呂文穆公

李莊簡公

張孝祥上光

元張忠獻公

張保鳳壘浚

鄉張宣公栻

趙士所句 呂忠肅公

容
楊忠襄公

崔致詩深邦人

陽南
朱文公集

李朝正漂周文忠公

陽北
必大

董平
栗陽趙忠簡公

吳正肅公

李庭全栗采勝

陳正獻公

興定遼志

3

魏良臣深黃尚書度	水	王端朝深	程孫清涼	寺
劉忠肅公	馬少師之	純	丘樞密	真文忠公
德秀				

正學傳

明道先生程子諱顥字伯淳其先河南人年十五六時
奉父太中公諱珣之命師事濂溪周先生聞其論道遂歆
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明於庶物察於人倫辨異

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秦漢而下未有臻斯理也謂孟子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為已任進將覺斯人退將明之書不幸早世皆未及也其辨析精微稍見於世者學者之所傳爾先生自弱冠應詔中進士第官始於主簿終於宗正寺丞嘗主江寧府上元簿蓋其再調也上元田稅不均比他邑尤甚蓋近府美田為貴家富室以厚價薄其稅而買之小民苟一時之利久則不勝其弊先生為令畫法民不知擾而一邑大均其始

富者不便多為浮論欲搖止其事既而無一人敢不服者後諸路行均稅法邑官不足益以他官經歲歷時文案山積而尚有訴不均者計其力比上元不啻千百矣會令罷去先生攝邑事上元劇邑訴訟日不下二百為政者疲於省覽奚暇及治道先生處之有方不閱月民訟遂簡江南稻田賴陂塘以溉盛夏塘堤大決計非千夫不可塞法當言之府府稟於漕司然後計功調役非月餘不能興作先生曰比如是苗槁久矣民將何食救

民獲罪所不辭也遂發民塞之歲則大熟江寧當水運之衝舟卒病者則留之為營以處曰小營子歲不下數百人至者輒死先生察其由蓋計留然後請於府給券乃得食比有司文具則困於飢已數日矣先生白漕司給米貯營中至者即與之食自是生全者大半措置於纖微之間而人已受賜如此之比所至多矣先生常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仁宗登遐遺制官吏成服三日而除三日之朝府尹率羣官將釋服

先生進曰三日除服遺詔所命莫敢違也請盡今日若朝而除之所服止二日爾尹怒不從先生曰公自除之其非至夜不敢釋也一府相視無敢除者茅山有龍池其龍如蜥蜴而五色祥符中中使取二龍至中途中使奏一龍飛空而去自昔嚴奉以為神物先生嘗捕而脯之使人不惑其始至邑見人持竿道旁以黏飛鳥取其竿折之教之使勿為及罷官艤舟郊外有數人共語自主簿折黏竿鄉民子弟不敢畜禽鳥先生為政治惡以

寬處煩而裕當法令繁密之際未嘗從衆為應文逃責
之事人皆病於拘礙而先生處之綽然衆憂以為甚難
而先生為之沛然雖當倉卒不動聲色方監司競為嚴
急之時其待先生率皆寬厚施設之際有所賴焉先生
所為綱條法度人可効而為也至其道之而從動之而
和不求物而物應未施信而民信則人不可及也先生
自上元移澤州晉城令尋以呂公著薦授太子中允權
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素知先生名期以大用前後進說

甚多大要以正心室欲求賢育材為先不飾辭辯獨以誠意感動人主嘗言人主當防未萌之欲神宗俯身拱手曰當為卿戒之時王荆公安石日益信用先生每進見必為神宗陳君道以至誠仁愛為本未嘗及功利荆公寢行其說先生意多不合事出必論列數月之間章數十上尤極論者輔臣不同心小臣與大計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寢衰荆公與先生雖道不同而嘗謂先生忠信先生每與論事心平氣和荆公多為之動而言

路好直者必欲力攻取勝由是與言者為敵矣先生言
既不行懇求外補神宗猶重其去上章及面請至十數
不許遂闔門待罪神宗命執政除以監司復上章曰請
罪獲遷刑賞混矣累請得罷尋與外任雖在小官賢士
大夫視其進退以卜興衰哲宗聖政方新賢德登進先
生特為時望所屬召為宗正寺丞未行以疾終元豐八
年六月十五日也享年五十有四士大夫識與不識莫
不哀傷為朝廷生民恨惜

先生資稟既異而充養有道
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寬

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誠貫于金石孝弟通于神明視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陽之溫聽其言其八人也如時雨之潤胃懷洞然徹視無間測其蘊則浩乎若滄溟之無際極其德美言蓋不足以形容先生行已內主于敬而行之以恕見善若出諸已不欲弗施于人居廣居而行大道言有物而動有常先生教人自致知至于知止誠意至于平天下洒掃應對至于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捨近而趨遠處下而闕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先生接物辨而不間感而能通教人而人易從恕人而人不怨賢愚咸得其心狡偽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覲德者心醉雖小人以趨向之異顧于利害時見排斥退而省其私未有不以先生為君子也詳

墓誌 子三人端懿端本元豐八年十月葬於伊川

先塋太師潞國公文彥博題其墓曰大宋明道先生程

君伯淳之墓

伊川先生表其墓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

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乎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後世無真儒天下貿貿焉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于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于遺經志將以斯道覺人天不慙遺哲人早世鄉人士大夫相與議曰道之不明也久矣先生出倡聖學以示人辨異端闢邪說開歷古之沉迷聖人之道得先生而後明為功大矣于是帝師承輿議而為之稱以表其墓學者之于道知所嚮然後見斯人之為功知所至然後見斯名之稱情山可夷谷可堙明道之名亘萬世而長存勒石墓旁以詔後人元豐乙丑十月戊子書

晦庵

先生徽國文公朱熹贊曰揚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

會渾然天成瑞日祥雲和風甘雨龍德正中厥施斯普

嘉定中賜謚曰純

臧格議曰壽漁溪之脉吾道賴以復傳者有二程先生在載惟二先生天

分不齊及其體道成德則同歸一致有司泥節惠之典未免從而區別然二先生所得之妙又豈容以差數觀哉謹考伯淳先生窮理盡性開示後學潞國太師叶之公言以表其墓曰明道先生夫道之不明天寔憫之今茲篤生賢哲資稟特異天意固有所屬矣居洛十年充養脩至融會貫通內外洞徹人見其氣貌肅然不敢即也而和氣充浹眸面盎背連色厲辭亡有也人見其接物粹然若可易也而望之崇深截截乎規矩準繩不敢慢也局度清越世故若將浼焉而克勤小物雖鄙賤猥瑣弗之憚也立言洒落近而易知扣之則無窮出之則愈新也竊議先生者所見自木一而不知先生道積于中固純乎而弗雜也抑嘗究極先生所以用力之地矣謂心不可以一事留謂學不可以一善止有適有莫戒其非天地之全客氣未消防其為義理之勝以至去新

學之友離非釋氏之不相聯屬忌學者之先立標準斥
記誦之玩物喪志蓋圭角少露皆先王之所不予若訓
不息為生則曰中無間斷推明易理則曰敬無間斷純
亦不已此天之所以為天也先生妙造精義渾渾無涯
其體純盡在是與異時身為御史不矜文字以懲詆訐
之失元祐羣賢悉起散地先生獨有憂色使之協濟于
朝以施調一之功安有紹聖報復之禍哉一時遊其門
者日遊乎寬平樂易之中而無有枯槁憔悴感迫無聊
之態如羣飲于河各充其量故得先生之敬者非顯道
之誠篤切近則公侯之端厚方重得先生之和者非淳
夫之安恬靜默則中立之簡易平淡誠以先生曾道之
全備隨其所得者固已足名世矣按諸謚法中正粹精
曰純伊川先生狀其行曰純粹如良金石本中撫諸先
賢之論曰溫然純粹張宣公嘗為之贊亦曰會其純全
公謚以純庶足以賓其實當先生既沒門人學子相與
推尊稱美其間固有不同者夫以親見而師授既無異

教必無異詞特以先王道大未易稱故各用其所知者
以名之使其有得乎純之說雖生乎千載之工又安有
異詞乎樓觀獲議曰嘗觀明道先生有言曰仲尼元
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盡見之又曰仲尼天地
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氣象也先生之品
藻聖賢區別于片言隻字之間儼然如在其左右也然
則今之議先生之謚者烏可泛然而贅為之說乎博士
謚曰純公豈有得于春生而為和風慶雲者乎及觀伊
川先生狀其行曰先生資稟既異而充養有道純粹如
精金溫潤如良玉寬而有制和而不流信斯言也謚之
以純
曰宜淳祐初詔曰明道初元天於河南篤生大賢是似
顏子故任承議郎宗正寺丞謚純程顥德性粹甚天理
渾然由明而誠有過化存神之妙自體達用有綏來動

和之功使得相於熙寧蒼生之福未艾朕每追惜之然
誦其遺書如有用我期月而可真足以開萬世之太平
也爰躋從祀仍錫追封以示褒崇可特封河南伯

南軒先生張子諱栻字敬夫故丞相魏國忠獻公浚之
嗣子也生有異質穎悟夙成忠獻公浚愛之自其幼學
而所以教者莫非忠孝仁義之寔既長又命往從南嶽
胡公仁仲先生問河南程氏學先生一見知其大器即
以所聞孔門論仁親切之指告之公退而思若有得也

以書質焉而仁仲先生報之曰聖門有人吾道幸矣公以是益自奮厲直以古之聖賢自期作希顏錄一篇蚤夜觀省以自警策所造既深遠矣而猶未敢自以為足則又取友四方益務求其學之所未至蓋玩索講評踐行體驗反覆不置者十有餘年然後昔之所造深者益深遠者益遠而反以得乎簡易平寔之地其於天下之理蓋皆瞭然心目之間而寔有以見其不能已者是以決之勇行之力而守之固其所以篤於君親一於道義

而沒世不忘者初非有所勉慕而強為也少以蔭補右承務郎辟宣撫司都督府書寫機宜文字除直秘閣是時孝宗新即位慨然以奮伐仇敵克復神州為己任忠獻公浚亦起謫籍受重寄開府建康叅佐皆極一時之選而公以貌然少年周旋其間內贊密謀外叅庶務其所綜畫幕府諸人皆自以為不及也間以軍事入奏始得見上即進言曰陛下上念宗社之讎恥下閔中原之塗炭惕然於中而思有以振之臣謂此心之發即天理

之所存也誠願益加省察而稽古親賢以自輔焉無使其或少息也則不惟今日之功可以必成而千古因循之弊亦庶乎其可革矣上異其言蓋於是始定君臣之契已而忠獻公辭位去用事者遂罷兵與敵和敵乘其隙反縱兵入淮甸中外大震然廟堂猶主和議至勅諸將毋得以兵向敵時忠獻公已即世公不勝君親之念甫畢葬事即拜疏言吾與敵人乃不共戴天之讎向來朝廷雖亦嘗興縞素之師然玉帛之使未嘗不行乎其

間是以講和之念未忘於胸中而至誠惻怛之心無以感格乎天人之際此所以事屢敗而功不成也今雖重為羣邪所誤以虜國而名寇然亦安知非天欲以是開聖心哉謂宜深察此理使吾胸中了然無纖芥之惑然後明詔中外公行賞罰以快軍民之憤則人心悅士氣充而敵不難却矣繼今以往益堅此志誓不言和專務自強雖折不撓使此心純一貫徹上下則遲以歲月亦何功之不成哉疏入不報後六年以補郡臨遣見上首

進明大義正人心之說明年召還上問曰卿知敵中事乎公對曰不知也上曰敵中饑饉連年盜賊四起公入對曰敵中之事臣雖不知然境中之事則知之詳矣上曰何事公遂言曰臣竊見比年諸道亦多水旱民貧日甚而國家兵弱財匱官吏誕慢不足倚仗正使彼寔可圖臣懼我之未足以圖彼也今日首當下哀痛之詔明復讎之義顯絕敵人不與通使然後脩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帥練甲兵通內脩外攘進戰退守以為一事且

必治其寔而不為虛文則必勝之形隱然可見雖有淺陋畏怯之人亦且奮躍而爭先矣上為歎息褒諭以為前未始聞此論也其後又因賜對反復前說上益嘉歎面喻當以卿為講官冀時得晤語也時還朝未期歲而召對至六七公感上非常之遇知無不言大抵皆脩身務學畏天恤民抑權倖屏讒諛之意至論復讎之義則反復推明所以為名寔之辨者益詳於是宰相益憚公而近倖尤不悅遂合中外之力以排之而公去國矣蓋

公自是退居三年更歷兩鎮雖不復得聞國論而晝夜孜孜反身脩德愛民討軍以俟國家扶義正名之舉尤極懇至於是天子益知公可用嘗賜手書褒其忠寔蓋將復大用之而公已病矣病亟且死猶手疏勸上以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以清四海克固丕圖為言若眷眷不能忘者寫畢緘付府僚使驛上之有頃而絕嗚呼靖康之變國家之禍亂極矣小大之臣奮不顧身以任其責者蓋無幾人而其承家

之孝許國之忠判決之明計慮之審又未有如公者雖
降命不長不克卒就其業然其志義偉然死而後已則
質諸鬼神而不可誣也公為人坦蕩明白表裏洞然詣
理既精信道又篤其樂於聞過而勇於徙義則又奮厲
明決無毫髮滯吝意以至疾病垂死而口不絕吟於天
理人欲之間則平日可知也栻嘗有言曰學莫先於義
利之辨而義也者本心之所當為而不能自己非有所
為而為之者也一有所為而後為之則皆人欲之私而

非天理之所存矣嗚呼至哉言也其亦可謂廣前聖之所未發而同於性善養氣之功者與公在建康幹父謀國之暇嘗游城南天禧寺竹間愛其清邃掃室讀書名曰南軒後人因建寺焉朱文公贊曰擴仁義之端至於可以彌六合謹善利之判至於可以析秋毫拳拳乎其致主之切汲汲乎其幹父之勞仡仡乎其任道之勇卓卓乎其立心之高知之者識其春風沂水之樂不知者以為湖海一世之豪彼其揚休山立之姿既與其不可

傳者死矣觀於此者尚有以卜其見伊吕而失蕭曹也

邪

按此贊用湖海一世之豪蓋乾淳間學士大夫有不
知朱張二先生者以湖海豪目之故南軒別文公詩

曰盡收湖海意仰希洙泗遊而文公積南軒亦有此語
門人嘗以為問文公曰吾始見敬夫時吾豪氣未除者
頗多敬夫嘗以此見規故敬夫與吾詩有妙質貴強矯
之語後數年吾力行敬夫之言豪氣頻除而敬夫豪氣
猶有毫髮未盡去也氣質之難化也如此哉上元尉翁
泳聞于其師蔡節齋丈公作南軒碑終之以求仁得仁
與文公再祭南軒丈相表裏文
嘉定八年賜謚曰宣
公許南軒傳道之意備見于此
議曰公蓋代儒宗為國世臣起千載絕學負四海重名
功業未究中道以沒于今三紀矣易名之典久未克請
維時師臣列其事于朝上即報可所以尊道崇化也天
光下臨雷厲風動豈容拘常襲故寔嫌名浮者所可同

日道哉公丞相魏國忠獻之嗣子五峯先生胡公之門人也鍾美萃靈英特邁往親承忠孝之傳講切義理之學既念孔孟既沒正論淪鬱言道德者溺虛無尚功利者急變詐儒者功用泯然無見于世去古愈遠流靡日激宋興百年河南二程始倡明道學開迪人心由是聖賢不傳之緒賴二公而續然俗之久安者難變理之僅明者易微公為此懼毅然以斯文為己任采摭遺書尋繹精義居敬窮理以立本開物成務以致用其學極于廣大高遠究其歸則不離于簡易篤寔故凡見之言語文字之間職守事功之會無非亮明白務寔求是謂克己復禮顏子所以為百世師也作希顏錄早夜以自警謂伏羲履正諸葛忠武所以為三代佐也作武侯傳文為之記為之贊先漢人物獨許董相以知學若趙營平之為國遠慮尤拳拳焉則其講學之精微趨向之純一識者有以知其心孝廟初元銳意規恢建置督府公參贊機幙間以軍事入奏為上開陳正名復仇大義慷慨

慨激切及為郎賜對中演前議乃在寔於脩德寔于立
政寔于脩禦而無取乎徒假其名經筵勸講按古證今
願上以三代之治自期其論高矣至條舉治要不過曰
宅心為萬事之綱脩身為天下之本上稽天理下從人
欲見于行事者皆至公務寔而已三復至言其視帝王
盛時元臣碩輔所以識達國體啟沃君心者異世一轍
公自以蒙被殊知國惟補報奮不顧身盡言無隱如指
切發運奇斂之病民力排樞筦除授之非據英詞勁氣
至今凜凜直道難行毀言日至公不得久矣越數歲
天子深思其賢俾臨藩屏公誼存報主不以內外為間
隨其所至先立成規其經畧廣西也所以復于上者必
欲以撫存安靜為本及制置荆南也首以凡事務寔不
但空言見義則為不敢顧避諄諄為上言之惟誠于為
民若保赤子誠心求之不墜聖賢之訓故游更二鎮凡
民事利害休戚博采周咨惟恐不及如鹽筴如馬政如
義勇如弓弩手究見本末立奏罷行曾無留滯必使封

圻之遠閭閻之細悉徹惟聰上亦嘉其忠寔璽書勉勞
有志大用而公屬疾矣病亟手疏勸上親君子遠小人
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其愛君憂國至公
血誠雖死不忘某讀公遺編至此廢卷永歎竊謂公平
生大節所以對天地而不慚質鬼神而無疑者其學自
不欺始蓋理之寔然者謂之不欺公能存此心充此理
任重道遠日進無疆自然請于己者為寔學復于居者
為實德建于民者為寔利篤志明善以知之鞠躬盡力
以行之夫是以天下無不可為之事臨事無不可成之
功而儒者有益于人之國信矣夫唐人有言曰上不負
天子下不負所學其斯之謂與謹按謚法體和居中善
聞周達曰宣公沉涵道真見理昭徹秉德制行渾然天
成非體和居中乎人宗其學家藏其書君信其言民孚
其惠非善聞周達乎節行宣惠請謚曰宣 楊汝明覆
議曰惟公之學根原于中庸大學之與旨參訂于濂溪
二程之微言漸漬于忠獻之純忠發揮于五峯之師說

體此心于天地充其仁于萬物辨之明毫釐必計行之
力食息弗違故其在講筵在宰屬猶是心也在州郡在
藩鎮猶是心也今觀其所言悉可槩見知工有尅復神
州之志則以稽古親賢為請知廟堂有和戎之謀則以
悅人心充士氣為言其補外臨遣則請先克己私以明
大義正人心其召還奏對則請先務寔以脩德立政用
賢養民論史正志為發運使則斥其病民之寔論張說
僉書樞密則懼其激武臣之怒在靜江則變漕司折賣
州鹽之法申諸州按習效用之令息洞前之譁革綱馬
之弊在江陵則嚴盜賊之禁結諸將之歡正淮民出塞
之罪行義勇量取之法考致要歸無不自所學流出經
曰天不愛其道董仲舒曰道之大原出于天道固天之
道天不輕以授人自周公孔子以至孟子厥後罕傳雖
間有經生文士性理是談體用未明或相矛盾宋興百
年濂溪二程發明于前呂謝游揚扶持于後義理貫徹
復出前儒公與晦庵朱氏出而嗣之相為師友于是演

施濟博玉闡于世得其大者足以名當世得其小者亦足善一身考論淵源所自公力居多今晦庵朱氏已謚曰文公沒三十六年始議其謚時則後矣謚之曰宣尚與朱氏相參用見羽翼孔門之意謚法體和居中善聞周達曰宣公之明理謹獨學精行茂是謂體和居中公之德言俱立君信民孚是謂善聞周達述古以驗今博士議是請從謹議

景定二年正月皇太子釋奠於國學奏請以南軒張栻及東萊呂祖謙從祀大成殿上從之

西山先生真氏諱德秀字景元建寧人也少年中進士第尋召試博學宏詞後歸遷陽盡讀朱文公諸書發揮天理人心之妙蓋有及門而不盡得者誠意寔德見者

心服嘉定八年江東大旱公為轉運副使濟人之政皆
以身當其勞拯荒其一也合本道義倉及轉般米數十
萬斛而厚其積因戶部罷夏稅之請以蠲其征取郡縣
官及寓公之賢以覈其實大家勿勸分貧者糴乏者濟
已甚者輦粟賜之病者載藥與之本之以河北救災之
議行之以青州之政櫛風沐雨遍走二郡不足則開寄
納倉出官錢糴之吳中又不足則以翰苑橐中金益之
不忍留都之不及則發私財以賑贍之訖事民益急則

轉糴為濟賴以全活者數十萬計廣德守臣附會時好
劾教官以聞公引咎以白其冤禱雨白鷺洲應如響迄
以稔告捐金粟建明道書院設教一本于程子由是士
知講學公嘗驛奏推本寧皇之仁一似仁祖而群臣般
樂怠傲不異政宣者十事語意剴切上為感動初公涉
三館侍螭坳入玉堂論事上前皆本仁義皆闕君德治
體切於君子小人之辨使金不達則益厲報仇雪耻之
氣中外想聞其風采其後守泉南帥豫章長沙三山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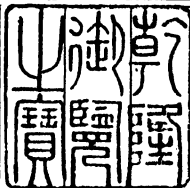
民平盜尤多善政薄海驚服天下惟恐其不入相更化
立朝發明大學得失與盛衰治亂存亡之義上為詔讀
校文入奏懽然接納將舉國聽之而公薨矣自濂溪而
下六君子扶持道統者皆未得顯位於時惟公續斯道
之脉晚始嚮用世皆以堯舜君民望之命參大政不及
拜朝野莫不悼惜今其著書立言存於世者羽翼考亭
與其書而並傳焉贈太師謚曰文忠

或問十傳首正學何也應合曰程子嘗謂道統不傳
則百世無善治道學不明則千載無真儒故能傳堯

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之心者為正道能明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之道者為正學周子所謂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者此也其所闢繫不亦大乎傳首正學不亦宜乎或又問曰子嘗記青溪先賢祠曰河南純公龜山文靖公南軒宣公紫陽文公西山文忠公有道者五今正學傳為道而立所傳止及其三而龜山紫陽二先生不與焉詳于記而畧於傳何也應合曰記與傳各有體記為祠作也祠已有位記則述之傳為郡作也郡嘗有述傳則列之祠有其位而祠記不書則疎郡無其迹而郡志有傳則泛有如龜山紫陽二先生之道天下共尊之豈待建康有傳而後知建康志傳為一郡而作非為天下而作二先生之事迹偶未著于建康則不敢列于建康之傳與程張真公三先生之嘗有政于此者不同也或又問曰文公嘗持漕節文靖公嘗居溧陽而子謂二先生無迹于此邦何也應合曰

文公雖嘗授漕節實未供職未入建康之境青溪之
所以祠公者非以為漕之故徽州公所居南康公所
治皆在江東所部之內揭虔安靈以啟邦人景行之
思祠之宜也建康郡志之有傳蓋書其有迹于建康
者耳徽之居南康之治則于建康志不相干也至若
揚文靖公之居于湓陽終于湓陽雖見于舊志之所
載而未敢以為信按龜山先生本出弘農五世祖唐
未避地閩中寓南劍州之將樂縣因家焉先生既沒
之後有大盜過其門而不入即將樂之居也未嘗聞
有遷居之所年七十時嘗監常州市易務常州地近
湓陽謂嘗經從此邑恐或有之謂其嘗居此邑則不
可信自市易秩滿召為祕書為著作為諫議為給事
中其後丐去奉祠年八十三以疾終于正寢葬于將
樂之西山胡文定公誌其墓者不誣也而舊誌乃謂
先生終于湓陽又不可訓墓誌及呂舍人所撰行狀
皆言先生有子五人曰迪曰迥曰適曰適曰造未聞

有所謂抗者舊志乃謂先生之子名抗為編脩者家于溧陽抗之孫慶嗣嘗請建康鄉舉使先生果又有子名抗墓誌行狀何緣不書以胡呂二公所書為信則溧陽志所書皆不可信今若信舊志之說以龜山嘗居溧陽而存其傳于建康則是疑胡呂而誣龜山矣應合所不敢也然顯志所載亦必有說未詳其故姑闕所疑後之君子儻有考焉宜有以折衷之



景定建康志卷四十七